

历史 聚焦

解放上海

冯绍霆 ● 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解放上海

冯绍霆 ● 上海书店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俞子林
完颜绍元
技术编辑 吴 放
封面设计 程 钢

解 放 上 海

冯绍霆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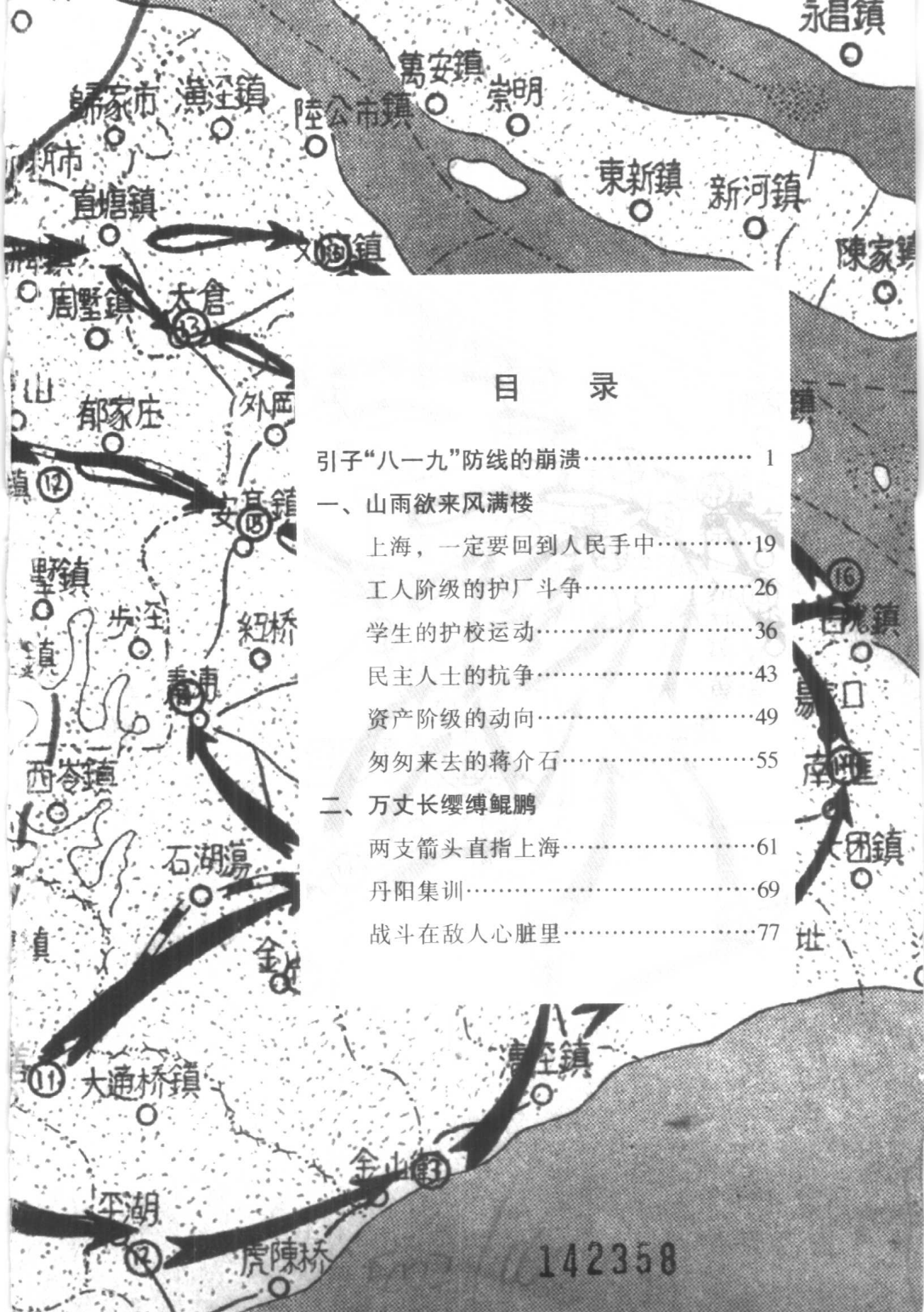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375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5000

ISBN 7-80622-606-0/K·107

定价 15.50 元



目 录

引子“八一九”防线的崩溃…………… 1

一、山雨欲来风满楼

上海，一定要回到人民手中…………… 19

工人阶级的护厂斗争…………… 26

学生的护校运动…………… 36

民主人士的抗争…………… 43

资产阶级的动向…………… 49

匆匆来去的蒋介石…………… 55

二、万丈长缨缚鲲鹏

两支箭头直指上海…………… 61

丹阳集训…………… 69

战斗在敌人心脏里…………… 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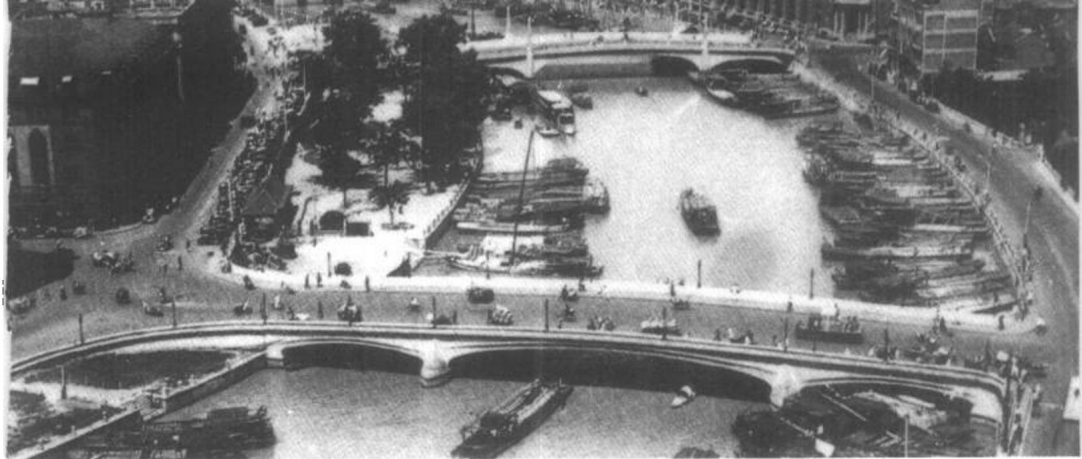
142358



引子

“八一九”防线的崩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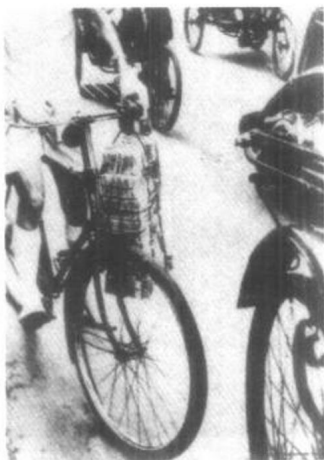
辑封题图:陷于饥荒中的上海市民在抢购粮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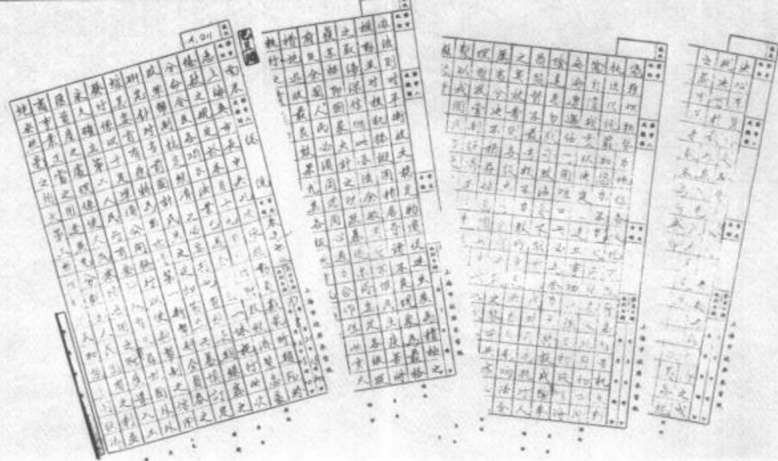


1948年,是上海人民苦难的一年。

这一年,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,而军费开支却有增无已,仅东北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到国民党政府开支总额的40%。庞大的支出全靠发行钞票维持,法币流通量达到惊人的640万亿元,是抗战前的45万倍。巨额钞票的发行,使得物价飞涨。1948年1~8月物价指数平均每月增长65.4%,8月份的头18天又增长88.5%。当时上海的物价,已经涨到1937年上半年的600余万倍。一石米卖到5833万元,一只大饼也要3万元。流通的法币面值已经低于印刷钞票本身的成本,国民党中央银行刚刚印好的50元、100元新票还没有上市,就被送进造纸厂回炉。讨饭的乞丐拒收千元以下的纸币。一些公务员跑到上海市政府大厦的楼顶,把大把的千元纸币撒向大街,人们也见怪不怪。500万元面额的法币赫然面世。升斗小民,度日如年。

大捆的钞票并非财富,
却是苦难的象征。





8月21日，蒋介石为币制改革发给上海市政府的电报。

金圆券的“发明人” ——财政部长王云五



蒋介石也在苦思对策，如何摆脱军事、政治、经济上的窘境。7月26日，他在莫干山召集行政院长翁文灏、财政部长王云五、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等人商议币制改革。8月19日，国民党政府公布《财政紧急处分令》、《金圆券发行办法》等四项法令，宣布进行币制改革。

国民党政府的这次币制改革，要点是发行金圆券20亿元，以1:300万的比例限期收回法币；限期收兑民间收藏的黄金、白银和外汇；各地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。国民党当局声称，这是“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”。国民党中有人把它称作“八一九防线”。

这次所谓币制改革，只是国民党玩的一次把戏。蒋介石眼睛盯住的，是老百姓手中的黄金外汇，想借币制改革之机，来一次彻底的搜刮，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国民党杀气腾腾地宣

上图：蒋介石与正在上海“打老虎”的蒋经国合影，右边是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。

下图：行政院通知上海市政府，俞鸿钧为上海经济区管制督导员，蒋经国“协助督导，常驻上海办公”。



布，“刑乱世，用重典”，要借“一二颗人头祭刀”，妄想依靠暴力，挽经济崩溃之狂澜于既倒。

上海，是旧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，财富集中之区，理所当然成为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的重点地区，搜刮金银外汇的主要目标。但是上海资产阶级比较集中，许多人与国民党官方有不同程度的联系，而豪门权贵官僚资本、乃至国民党各派系在上海都有巨大的利益。蒋介石想在这障碍重重的地方滥施暴力，也是花了血本的，他打出了一张王牌——他的儿子蒋经国。8月24日，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，蒋经国为副手。实际上俞绝不过问，蒋经国包办一切。当天，他



上海市政府教育处



人称“企业大王”的刘鸿生
(1888 ~ 1956) 是旧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物

在外滩中央银行三楼设立经济督导员管理处，基本队伍是他的亲信组织“勘乱建国大队”，随后又组建了一万多人的“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”。上任伊始，蒋经国雄心勃勃，说是“要把上海翻个身，成为新经济的阵地”，他“只打老虎，不拍苍蝇”，“宁可一家哭，不要一路哭”，颇有干一番事业的气势。蒋介石还亲自出马，把上海金融界的十多个头面人物召到南京，要求他们拥护新币制，实际上就是要他们听任搜刮。

果然，蒋经国在上海的第一要务就是勒逼金银与外汇。他每天都要召见上海金融工商界的知名人物，“霸王请客”，强迫交出金银、外汇。对与蒋介石有老交情的金融界前辈，蒋经国口口声声“老伯”、“世叔”，“重托，重托”；对其它人则拍桌子破口大骂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一手，弄得上海资产阶级胆战心惊。刘鸿生见了蒋经国回来，就对手下人说：“今天太子满脸杀气，向工商界著名人物大发雷霆。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，不敷衍不行啊！要防他下毒手。”事实上，蒋经国在上海确实开了杀戒。同孙科有关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，因为私套外汇被判处死刑；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、大队长戚再玉，因为贪污舞弊被执行枪决。至于关进监狱的，更是为数多

多。荣家的重要成员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，杜月笙的大管家、米商万墨林，甚至连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，都被蒋经国抓了起来。有人统计，当时被抓的工商界人士总共有 60 多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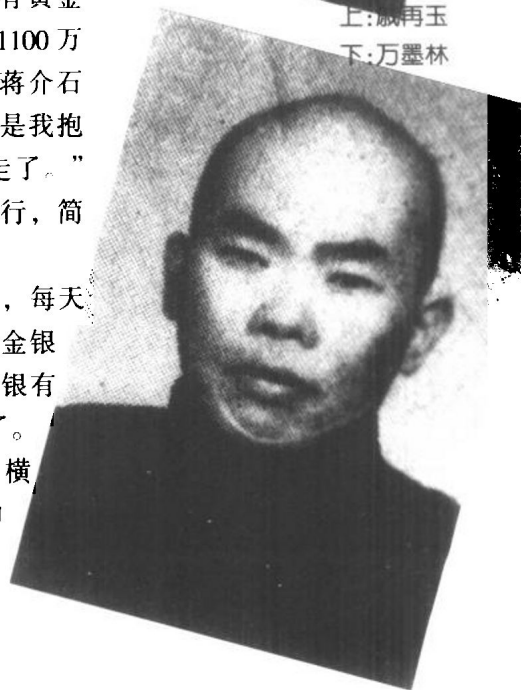
高压之下，上海资产阶级起初还想应付一下。银行公会打算集合上海各行庄，凑 1000 万美元过关。蒋经国闻讯大怒，说是“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，我们都清楚。谁不交，就按军法办理。”荣鸿元为了保全性命，交了 100 万美元才保释出狱；刘鸿生拿出金条 800 条、美元 230 万元和几千块银元才算过关。这一次蒋介石连同从上海普通市民身上搜括到的，截止 1948 年 10 月，总共有黄金 114.6 万两、美元 3452 万元、港币 1100 万元、银元 369 万元、白银 96 万余两。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老婆对人说：“经国是我抱大的，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走了。”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。金圆券的发行，简直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打家劫舍。

蒋介石对金银的搜刮极为重视，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问俞鸿钧当天收兑金银的情况。据估计，全国收兑到的金银有 2 亿美元之多。现在，真正是万家哭了。

收兑金银，蒋介石发了一笔横财；所谓的限制物价，却是彻底的失败。《金圆券发行办法》规定，



上：陈再玉
下：万墨林





市民在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换金圆券



面值飞涨的金圆券

新发行的金圆券以 20 亿元为限。按照 1:300 万的比例，20 亿元的金圆券合 6000 亿法币。它超过当时流通法币的票面价值约 9 倍，本身就是膨胀了的纸币，发行后不引起新一轮的物价上涨才是怪事。而国民党又要限令物价冻结在 8 月 19 日的水平上，无异痴人说梦。

当然，暴力之下，限价政策一时间似乎颇有效验。财政部长王云五拍胸脯在立法院保证：“今后币制稳定，通货流通速度减低，物价自可稳定，预算即可平衡。”一些蒋记报刊则连篇累牍地欢呼，国民党有了两张救命王牌——金圆券和蒋经国，吹嘘这位蒋介石的大公子“一定会替上海乃至

早在 1948 年 8 月 20 日，上海市民就在争购粮食了。





南京路国货公司门前，等候开门购物的顾客人头簇拥。

中国的经济、社会，甚至政治，创造一个新生”。

倒霉的首先是工商业者。8月28日，上海的经济检查开始，上海经管处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、警察局、宪兵、京沪和沪杭两路警察局的军警倾巢出动，突击搜查上海所有的市场、仓库和水陆交通场所。接着又搜查了44家纱厂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库存的货物必须及时出售，价格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，不准积压3个月以上，违者入狱。无可奈何的商人只得出售无法藏匿的商品。有人估计，在这次限价中，全市工商界的直接总损失高达2亿元。

更糟糕的是，上海的物价被强行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上，已经涨价的外地物资望而却步。上海厂商如果高价收购，只

能低价卖出，这样的亏本生意谁也不肯做。于是，各厂的唯一出路只有减少生产。而商店里也因为销售无利可图，不少商品被贮藏起来，有的甚至装上火车，商人宁肯多付运费，让它们在铁路上来回兜圈子。总而言之，限价的结果，上海全面生产萎缩，商业呆滞。此时，国民党军队败仗连连，军费支出有增无减，金圆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，9月底已经达到12亿元，约是法币的5倍，10月又增加到18.5亿元，膨胀速度比法币快了好几倍，市场无法承受这种压力，10月2日起，空前的抢购狂潮终于在上海爆发。

市民清晨就去等候店铺开门，各种商店人山人海，忙于抢购物资。绸布呢绒顷刻告罄，中药铺里的膏丸丹散抢购一空，饭店里每天供应区区数十客饭，菜场里鲜肉绝迹，蔬菜既少又贵，食油无货上柜，连锡

陷于饥荒中的上海市民在抢购粮食



華商報

百年未見之嚴重現象

京滬騷動混亂

兩路全體路工大罷工
兩地千萬饑民大搶米

上海物價狂升急漲

昨天一日起價百分卅
南京缺糧京滬連戰大鬧

上海物價狂昇

米價突漲四倍

新設軍方案公佈後

上海物價狂漲

金銀幣一萬九千

滿府將增發百元大鈔

上海百物飛漲

金銀幣一萬二千

《華商報》关于市况的报道

箔、棺材都在劫难逃。丽华公司纽扣柜上“每人限购一只”的招贴高悬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讽刺。到10月中旬，永安公司一天只营业6小时，营业额却比限价开始时高出12倍。公司总经理郭琳爽报告香港永安公司：“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加炽，所有日用百货，各店都抢购一空，……升斗小民，欲哭无泪，……商人到此，诚难乎其难矣。”当然，在商言商，商人们考虑的还是如何保本、如何赚钱的问题，一般市民却面临如何生存的问题。没有眼泪不会渴死，没有食品却是要饿死的。于是，抢米风潮陡起，最多的一天全市多达27起。

上海，一片喧嚣。上海，暗潮汹涌。

蒋经国连声哀叹：“（10月3日至9日）工作环境，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”，“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”，“许许多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而且一天天严重。”

蒋介石的王牌没有见效。